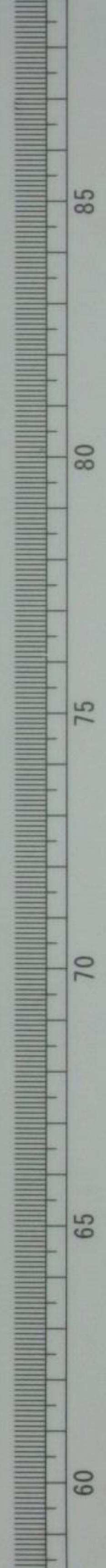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選第四冊 卷九至卷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4





文庫 11  
D 82  
4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廣城

彭州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文九

010190555050

48-11779

御製



長楊賦一首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

班欲叙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

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未始三年十二

月上然未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

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

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略誤

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

也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

右內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

西自襃斜東至弘農南啟漢

中善曰襃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

張羅罔置罟捕熊

罷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

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豪鼠也廣雅曰狢雖也尾

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曰獾似獬猴豹形如虎而圓文鄭

左曰鳥罟曰羅狢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

弋又切獲九縛切檻車漢書音義曰

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

或在盤以網為周陸圍陣也陸音祛

縱禽獸其中令胡

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

搏擊也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

也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

以風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

雅曰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

義也胡廣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

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以風刺上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王之養民也仁霑

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



右褒斜

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

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千仞廣

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 椽截薛而為弋紆南山

以為

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

紆誦也

椽音卓 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

陸錫戎獲胡

漢書音義曰薛聚也顏監曰薛足蹴也善

胡戎一也

變文耳薛音 搯熊罷拖豪豬

擁槍轟

以為儲胥也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疊

雖然亦頗擾于農人

三旬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

皆有所圖

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

曰無法之功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

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

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

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

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都賦澹

泊與澹怕同

今樂遠出以露威靈

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

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

昧幼少之象也

前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之茲耶善曰孔

年儼長楊故言數

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

其內也

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 僕嘗倦談不能一二

其詳

善曰毛萇詩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善曰

晏曰切近也

覽其近於義也 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



疆秦封豕其土竄窳其民齧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

之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窳窳封豕齧齒皆為人害

窳窳類貍虎爪食人服虔曰齧齒齒長五尺似齧亦

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齧齒之徒謂六國窳烏黠切窳音庾

擾羣黎為之不康甚也廣雅曰糜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

曰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

關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

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

令維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順

斗機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

一名天關又星經曰橫鉅海漂昆侖善曰橫度大海也

牽牛神一名天關

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擗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擗舉

篇曰擗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

曰擗之言芟也字林曰擗山檻切

一日之戰不可殫記

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善曰頭蓬髮是

蠛蠹介冑被霑汗善曰說文曰靽蠹首鎧也韓子曰攻

介被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蠹也靽蠹即

兜蠹也靽丁奚切蠹音牟蠛居綺切蠹所乙切

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執銳以為

道謂之命王肅曰分

廼展人之所誦振人之所乏善曰

於道始得為人

規億載恢帝業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恢大也

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

密靜

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隨風乘

祖之風

躬服節儉緜衣不弊革鞜不穿善曰言不穿不

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緜之衣履革舄六

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為服虔曰鞜舄也音沓

大厦



不居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土事不鏤於是後宮賤瑋瑁而

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疏亦賤也字書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

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琢也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

善曰廣雅曰抑止絲竹晏行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善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行邪聲也禮記曰鄭衛是以

玉衡正而太階平也韋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運斗樞

一不易玉衡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其後熏鬻南作虐東夷橫畔服虔曰熏

奴也東夷東越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睚眦閩越

相亂晉灼曰睚眦目貌也又猜忌不和貌善曰漢書

胡為南越王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遐眠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昭

曰眠音萌於是聖武勃怒爰救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

迺命驃衛應劭曰驃驃騎霍去病也衛衛青也善曰漢

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汾云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云沸

汾音雲芬騰波流機駭逢蝨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颺

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碎輶輶破穹廬應劭曰

奴車也音義曰穹廬旃帳也服虔曰輶輶百二腦沙幕

十步兵車或可寢處善曰輶扶云切輶於云切腦沙幕

髓余吾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幕也余吾水名北山經曰

水也通俗文曰骨中脂曰髓古髓字遂躡乎王庭孟康

楚辭注曰躡踐也也毳橐駝燒燠張晏曰燠蠶乾酪母

也張揖曰燠蠶山名分矜單于磔裂屬國韋昭曰矜

燠音覓蠶來戈切

也音如



黎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朝善曰單于匈奴王號漢書曰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廣雅曰磔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夷阮谷拔鹵

拔莽削石文曰鹵西方醜地也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說

以道傷者輿而行如滔曰輿斯輪踐其斯徒也善曰咬鋌

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

癩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滔曰咬括也孟康曰癩

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鋌所中皆為創癩於馬者孟氏以

為者被金鏃過傷者甚眾也服虔曰者鬣傷者或予攢

內未出其瘡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藜若鬣焉孔安

國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吮辭充

切皆稽顙樹頌扶服蛾伏樹上向也韋昭曰頌音蛤善

音義同蛾伏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二十餘年矣尚不

敢惕息前此者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

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善

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迴戈邪指南越相夷善曰漢

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迴戈邪指南越相夷善曰漢

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為興師往靡

討閩越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

節西征羌棘東馳服虔曰棘夷名也善曰漢書音是以

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善曰絕自上仁所不化茂德

所不綏善曰尚書曰有夏莫不躋足抗首請獻厥珍服

也音矯使海內澹然善曰廣雅曰澹求亡邊城之災

正革之患善曰史記士為曰邊城少寇禮記子夏

廷純仁導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

也音矯使海內澹然善曰廣雅曰澹求亡邊城之災

也音矯使海內澹然善曰廣雅曰澹求亡邊城之災



溢八區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

方之區也普天所覆莫不沾濡

難蜀父老曰羣生霑濡矣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

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文子曰物盛則衰故

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服虔曰肆奔也顏監云肆放也不放心於險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

慮險安則慮危

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

善曰言時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

穀皆熟為有年方言曰西秦之

振師五柞習馬長楊

善曰爾雅曰簡

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捷也賈

逵國語注曰狡捷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捷也賈

登南山瞰烏弋

善曰爾雅曰簡

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

西厭月蝟東震日域

服虔曰

入善曰廣雅曰瞰視也

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

雅曰震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

又恐後代

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

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

章句曰四平曰陵

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

散屬而還

韋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

日未靡旃言日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

復三王之田及五帝之虞

善曰三王之田文

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

韋昭曰耰所以

益汝作朕虞

上文尚書帝曰

益汝作朕虞



曰摩田器也晉灼云以耒推塊曰耨善曰工女功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工女下機

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婚媾失時男女多違也出凱弟行簡易善曰毛詩曰愷悌君

力役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之無奪農時見百

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文曰存恤幼孤帥與之

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磻之虞孟

曰碣磻之簾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磻而盛怒也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碣

一鞀切磻音切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韋昭曰拈攪也鳴

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八列酌允鑠肴樂胥

入侑也拈居點切球音求掉徒釣切酌允鑠肴樂以爲

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

肴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又曰於鑠王師又

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善曰毛詩曰雍

雅又曰受天之祐爾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聲其勤若

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愷弟方將俟元符晉

曰元符大瑞也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善曰難蜀父老曰增太山

之封加梁甫之事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李軌法言注曰五帝

三王延光至今不絕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黎

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狃獲之收多麋鹿之獲

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秔稻屬也聲

類以為秔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

秔稻黎粟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駮路馬且盲者不見

芻說文曰芻草薪也毛萇詩傳曰駮大也

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

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



曰思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猶法也廼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 射雉賦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也晉邦過江斯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以

備遺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

樂羽翻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善曰

有五色之名翬

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飭英麗莫過

聿采毛之英麗兮

多雄豔之姱姿

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多豐也姱好也

厲耿介之專心兮

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

巡行也言周行丘陵墳衍以爲疆界

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鸚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墳雉一界之內妥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鳩也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



同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

青春受謝王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具榮木初莖蔚其曜新

陳柯槭以改舊蔚然初生之莖曜其新暉槭然陳宿

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音英涓涓古玄切善

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鳴而朝鳴漸漸含秀之貌也微

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

奮勁散以角槎隣悍日以旁睠也楚辭揭驕字作拈矯揭居桀切睨音詣善曰楚辭曰

意恣睢以拈矯王逸曰奮勁散以角槎隣悍日以旁睠

苦交切槎千荷切隣力新切睠力代罵綺翼而輕撾灼

繡頸而袞背鷲文章貌也詩云有鷲其羽翼如綺文輕

能鬱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

爾乃擊場挂翳僮葱翠擊者開除之名也今

柏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翳上加木枝

翳色也擊步何切挂株庾切善曰廣雅曰擊除也葱翠綠

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挂翳於草僮翳貌也葱翠綠

思騁藝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驍媒恣睢揭驕意願得

也楚辭揭驕字作拈矯揭居桀切睨音詣善曰楚辭曰

意恣睢以拈矯王逸曰奮勁散以角槎隣悍日以旁睠

苦交切槎千荷切隣力新切睠力代罵綺翼而輕撾灼

繡頸而袞背鷲文章貌也詩云有鷲其羽翼如綺文輕

能鬱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

爾乃擊場挂翳僮葱翠擊者開除之名也今

柏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翳上加木枝

翳色也擊步何切挂株庾切善曰廣雅曰擊除也葱翠綠

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挂翳於草僮翳貌也葱翠綠

思騁藝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驍媒恣睢揭驕意願得



則蕭森下則繁茂而實綱哀料戾以徹墮表厭躡以密

輕利也婉轉綢繆之稱而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木

綴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厭

於輒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謂之游游者言可

與游也言既芟場挂翳又恐媒起不早野雉甘疲心於

企想分倦日以寓視為企想雉出專視草際心為之疲目

獲之意也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此以上言挂翳之後遲

楚子玉曰得臣與寓目焉杜預曰寓寄也何調翰之喬

架邈疇類而殊才桀俊逸也言邈絕疇類殊異才氣也

善曰何疑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手中叫鳴也

將欲媒雉振布令有聲媒便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蹠而

清叫野雉聞即應而出也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蹠而

徐來其制未聞也今則以板矣言聞野雉應媒之聲知

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蹠徐來也踉蹠乍行乍止不

七亮搗朱冠之艷赫敷藻翰之陪鯤奮怒之貌也善曰

廣雅曰搗舒也藻翰翰有首葯綠素身拈黼繪方言曰

猶縵也搗勅知切艷許力首葯綠素也黼繡青鞞莎靡丹臆

也繪畫文也身雉首如繪也葯鳥角切青鞞樹則莎色青

蘭綵鞞夾尾間也莎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色青

秋蘭之色也綵同也宋衛之閒謂混為綵或蹶或啄時

行時止蹶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

時止則百步一飲也蹶居衛切周易曰蹶走也鄭玄曰

起貌也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良遊呢喔引之規

裏良遊媒也言媒呢喔其聲誘引令入應叱愕立擢身

可射之規內也呢於隔切喔於角切

文九



竦峙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不止因便叱之雉聞  
驚也捧黃間以密殼屬剛罨以潛擬張衡云黃間弩名也  
名黃肩善曰說文曰殼張弓弩也屬謂注矢於弦也剛  
罨弩矢鏃也以鐵為之形如十字各長三寸方似罔罨  
故曰罨焉罨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射應也禽  
而反落弩聲猶未山驚鳥悍害疾迅已甚驚雉似山雞而  
歌言其矢來疾也小冠背毛黃腹  
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戢害飛走如風之疾也爾雅曰  
扶搖謂之焱謂暴風從下上也善曰字書曰戢愚也呼  
甘切越壑凌岑飛鳴薄廩驚性悍戢聞媒聲便越澗凌  
斃中盛飲食處今俗呼斃名曰倉也且飛且鳴逕來斃前也廩  
善曰薄至也方言曰斃惡也禪列切且飛且鳴逕來斃前也廩  
審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毛體摧落霍  
若碎錦雉當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逸羣之雉擅場挾兩

逸羣雉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而已又挾兩雉也善曰  
西京賦曰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場說文曰擅專也  
櫟雌妬異倏來忽往櫟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搏其雌倏  
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六韜曰倏然而往忽然而來忌上風之餐切畏映日  
之儻朗言其忌微動之聲儻朗不明之狀屏發布而累息  
徒心煩而技憊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  
不定空煩而技憊有伎藝欲逞曰技憊也音養善曰  
難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  
名庸保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伊義鳥之應敵啾獲  
家堂客擊筑伎養不能毋出言也伊義鳥之應敵啾獲  
地以厲響義鳥媒也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  
地爪持也三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聞  
蒼曰啾聲也來聞交距蹶地土壤相形盈窻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  
接善曰廣雅曰壤塵也



又曰既與媒戰形當翳窻發弩極美正射其頸首頽向

却斃也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墳大防今呼為塘也夷靡也頽弛也易

脩也農不脩壠此言田塘荒穢穢也善曰毛詩曰禾易長畝梯菽藁稌蔞菁薈稌也善曰孫子兵法

類也菽豆也謂勞豆之屬野生也田既荒廢雜草繁茂

賦曰萃萑葦葦西京鳴雄振羽依于其冢豕山巔也爾雅

野之雄雉振其羽翼鳴鳴高墳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

之上善曰毛詩曰莎雞振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

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丘之頂捫然降下向敵

切捫而專切善曰宅土瞻挺穉之傾掉意淦躍以振踊

尚書是降丘宅土瞻挺穉之傾掉意淦躍以振踊

也掉動也觀草莖傾動瞻挺穉之傾掉意淦躍以振踊

躍踊逸也善曰淦失舟切瞻挺穉之傾掉意淦躍以振踊

愈情駭而神悚瞻挺穉之傾掉意淦躍以振踊

驚動望厭黑合而翳烏雉腋肩而旋踵

合唯翳烏然獨顯仍斂翼旋反也人斂身謂之腋肩望

烏簞切善曰說文曰烏顯也漢書公孫攬曰脅肩低首

不旋踵烏胡了切腋許結切徹余志之精銳擬青顛

而點項中項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

剔目不步體視與體違也邪眺旁剔視瞻不常驚惕

說文曰惕驚為也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

謂點為鬼眇言周環回復繚繞皆回從往復不正

者擊武所舉戾翳旋把縈隨所歷戾轉也把翳內所

也善曰戾力結切于中輟馥焉中鏘輟馥焉中鏘

今本並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宮往兮中輟

今本並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宮往兮中輟

今本並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宮往兮中輟

今本並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宮往兮中輟

今本並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宮往兮中輟

今本並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宮往兮中輟

今本並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宮往兮中輟

今本並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宮往兮中輟

今本並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宮往兮中輟



以文勢言之  
徐氏誤也  
前剌重膺傍截疊翻  
正橫射也剌割也

翻也剌  
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  
難性怯而多疑膽劣

曰狷急也  
內無固守出不交戰  
守外無固守也善曰管

子曰民無恥外不可以應敵內不  
來若處子去如激電

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

法曰始如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電之迅疾也善曰司馬兵

賓戲曰風颶電激  
闕問藟葉頓歷不見  
在麥田中藟

葉間闕問於外乍見乍隱不敢出場也問於是算分銖

商遠邇  
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之處也雉既

揆懸方騁絕技  
可發而發故言騁絕技也善曰釋名曰

高不埤  
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輕如軒輕與輓同鄭

美切當味值習裂膝破嘴  
射面也膝喉受食處也嘴喙

不可為  
吳不暇食夕不告勸  
言樂之者昔賈氏之如臯

始解顏於一箭  
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

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醜夫為之改貌憾妻

為之釋怨  
言笑所以愁恨者怨其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

也憾胡  
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騫  
言遊獵馳車騫

馬飛鷹走犬陵山  
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已豫  
善曰

越澗常乘危險也  
清道而行擇地而住  
人多則雉

禽來就已故豫不勞  
清道而行擇地而住  
驚故僻除



人從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也善曰司馬相如上  
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馮參鞠射履方擇地  
而**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求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  
舉音據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輿服志曰馬並以  
黃金為義髦挿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  
綸翟闕翟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鷩鷩左氏傳臧僖  
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  
實阜隸之事非君所及**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樂  
又曹劌曰君舉必書**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恤憂也司主  
曰東京賦曰君舉必書**忘其身恤司其雄雌**也善曰左氏  
遁志返於心不覺也**樂而無節端操或虧**善曰東京賦曰  
傳虞人箴曰忘其**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樂善曰東京賦曰  
國恤思其鹿牡**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老子曰馳騁畋獵  
以端操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  
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  
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况成帝時為越騎校尉

父雅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荅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為徐令卒亦為望都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懼填塞之厄災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

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曰懼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舊室滅以丘墟

兮曾不得乎少留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

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絕迹易廣雅



曰絕滅也楚辭曰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願輕舉而遠遊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

息郇邠之邑鄉漢書右扶風枸縣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治邑也枸與郇同幽與邠同應劭曰左傳云

郇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也廣雅曰乘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

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毛詩曰既優既渥鄭

後逢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會者

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

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改爲

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史記秦本紀曰昭

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

狡獪也赫怒已見上注紛吾去此舊都兮騏遲遲以

歷茲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

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騏傍馬也毛

騏遲遲以

騏遲遲以

騏遲遲以

騏遲遲以

騏遲遲以



詩曰行道遲遲楚辭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節

曰謂憑心而歷茲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

將行舒其志節也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五

里十涉長路之縣縣兮遠紆回以穆流長不絕貌也劉敞

遂初賦曰路脩遠而縣縣說文曰過泥陽而太息兮悲

紆屈也穆流曲折貌也穆音蚪泥陽漢書曰班壹始皇

祖廟之不脩之未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

泥奴切釋采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賦曰釋采馬於

椒丘楚辭曰步采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即今

彭原是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

曰弭節安日晡晡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日晡晡

志也下而類說文曰晡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寤曠怨之

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寤曠怨之

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

廣雅曰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赤

漫與曼曼其脩遠劇蒙公之疲民兮為疆秦乎築怨

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

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敞遂初賦曰劇疆秦之暴虐兮

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宋耀德以綏遠顧厚

固而繕藩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首身分而不寤兮

猶數功而辭僭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脉而生殘史

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

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

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

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

不能母絕地脉哉乃登鄣隧而遥望兮聊須臾以婆娑



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  
說文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從火古字通詞醉  
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隧或為墜說文  
曰墜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  
婆娑容與之貌也婆娑閱獯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朝那  
毛詩曰市也婆娑閱獯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朝那  
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比地都尉  
邛徐廣曰姓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有朝  
那縣姚察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  
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他聖文文帝也尚書曰允恭克讓  
南越王尉他自立為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  
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趙氏為南海  
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時為龍川降几杖於藩  
令使南越王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降几杖於藩  
國兮折吳淠之逆邪史記曰吳王淠高帝兄劉仲之子  
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  
几杖老不朝其謀亦益不解也

秦之所圖

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邊豈如疆秦繕藩而禦

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

隋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嗟

峨

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野蕭條以莽蕩迴千里而無

家

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迴遠風焮發以漂遙

兮谷水灌以揚波

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山水

水揚波兮

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楚辭曰杳杳王逸曰

杳杳冥冥

說文曰皚皚霜雪白之貌也牛哀鴈

邕以羣翔兮

鷓鴣鳴以嘒嘒毛詩曰嘒嘒鳴鴈楚辭曰

聲也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

漢書高祖曰遊子

愴恨傷懷

蒼頡篇曰懷抱也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

嘯歌傷懷

蒼頡篇曰懷抱也



而霑衣

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太攬息也周易曰泣血漣如古詩曰淚下霑衣裳

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

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又曰氣於邑而

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

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

久失其平度

陰曠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史日陰曠其將暮毛萇詩傳曰陰而風曰曠於

切諒時運之所為兮求伊鬱其誰愬

爾雅曰諒信也宋衷春秋緯注

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亂曰夫子固窮遊藝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愬亦訴字

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

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遊於藝又曰樂以忘憂

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

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

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周易曰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也

貂何憂懼兮

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東征賦

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

也經歷

曹大家

班彪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聘世

叔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

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惟是也東觀漢記時和帝年號永初

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

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

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

偃師

左氏傳曰關伯比曰莫敖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



故車云帝譽所都後為西亳即古之易遂去故而就新

周秦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

芳志愴恨而懷悲楚辭曰愴恨明發曙而不寐

心遲遲而有違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酌樽酒以弛念

芳喟抑情而自非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諒不

登櫟而椽螽蟴兮得不陳力而相追登櫟椽螽蟴謂上古未

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櫟而椽螽蟴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追

乎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則居橧巢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

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

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椽擊也淮

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羸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

曰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

禽獸乎無別椽螽蟴而食疏撫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

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卵生曰珠胎生曰乳珠與椽螽

與羸古字通螽力戈切螽力兮切蚌蒲講切論語子謂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

力就列不能者止陳

論語曰吾從衆就列已見上注墨子遵通衢之大道兮

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求捷徑欲從誰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乃遂往而徂逝

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詩也歷七邑

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周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

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陸偃師鞏緱氏漢書河

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脩遠以多艱鞏居勇切

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洛水

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臯縣旋

明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牢是也

歷滎陽而過卷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卷食原

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漢書河南郡有涉封丘而踐

原武縣陽武縣



路兮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即

臨九侯西伯聞之竊歎也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論語子

懷德小人懷土孔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家

安國曰懷安也漢書陳留郡有平丘縣

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又

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問之以為悵容與而久駐兮

魯之陽虎嘗暴於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忘日夕而將昏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

韓延壽曰明府久駐未出蒼頡篇曰駐也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

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丘墟已見上文漢書注惕覺寤而顧問兮想

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惕

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有

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又曰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

丘墳蘧氏蘧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鄉有蘧

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

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毛詩曰顯顯令德

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

朽論語曰文王既沒其言信而有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

子未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

子之言信而有徵不興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為庶人衛絕祀孫

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

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向上書曰周室



多禍遂陵夷不能復興王肅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

近仁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

好學於一也命已見上文禮記子曰勉仰高而蹈景兮盡

忠恕而與人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求福不回鄭玄曰不違先祖之道也文

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楚辭曰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子楊

先君行止則有作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先君謂彪也有作謂北征賦也論語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矣語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論語子曰富而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

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

其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靖恭已見上注

鷓鴣冠子曰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縱軀委命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與謙音義同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

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

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

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

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亥枵

許喬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

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



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潘子岳自謂也馮御猶主也耕於鄜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徂往也廼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

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

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窮真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

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周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

生有脩短

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

東征賦曰

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

當休明之盛世託

菲薄之陋質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納

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

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葶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

佐士師而一點

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

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武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武



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

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

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天子

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

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

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楊駿為太

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

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

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

窺七貴於漢庭

一姓之或在

七姓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庾亮表曰

盡敗聲類曰疇亦疇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

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

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

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

降自天生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

章患過辟之未遠

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

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

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

不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

反班固漢書贊曰山林陋吾人之拘孿飄萍浮而蓬轉

言已關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

拘孿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

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察位偶其隆替名節灌以隳

曰票駭蓬轉因遇際會落危素知之累殼甚玄堯曼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

深而履薄

說文曰備壞敗之貌洛罪切灌亦壞貌七罪

切累知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



子在此猶鷺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夕獲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穀若角切

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揚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

朱振代匪擇木以棲集鈔林焚而鳥存賦爾雅曰鈔寡

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臣頌曰上

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也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

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

威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

蒙聖主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注

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曰甄表也楚辭

曰進不入以離尤芳退將復脩吾初服戰皇鑒揆余之

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楚辭曰皇鑒揆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

頃史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

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

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曰孔

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忼慷傷懷

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疚病也舞

賦曰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况

形而外揚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也漢書元帝

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絲

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鞏縣

任彥堅書曰纏絲思好庶蹈高蹤爾乃越平樂過街郵

漢書音義如涪曰塋冢田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

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名也鄆善長水經注曰梓

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



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  
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  
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遠矣姬德興自高辛  
稅舍也失銳切西周見下注解

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許化流岐函祚隆昌發舊

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

厥初生人時維姜姬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許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

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  
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旋牧野而歷茲

雖舊邦其命惟新尚書曰武王與商同與商同旋牧野而歷茲  
愈守柔以執競謂此周也武王與商戰于牧野茲此也

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與商戰于牧野茲此也  
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夜申旦而

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  
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

慶言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  
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

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鑒亡王  
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

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沙  
海之失施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

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  
亡哉曰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人度量之乖舛何相

天言常在也此於日言去復來也

越之遼迴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喻  
齊也爾雅曰迴遠也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

今協韻為呼順切

定鼎于郊鄩遂鑽龜而啓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  
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



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  
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十世三  
十十年七百杜預左氏平失道而來遷豎一國而是祐  
傳注曰繇十兆辭也平失道而來遷豎一國而是祐  
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也左氏傳注曰繫語助也  
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繫語助也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未之王豈無邪僻  
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  
祿夫豈無僻王賴前詰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士  
失德夏以懋盛也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頽  
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頽樂及徧舞為樂  
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王生子頽子頽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于  
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于頽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  
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頽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

伯曰鄭伯幼尤其亦將有咎包咸重戮帶以定襄弘大  
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  
順以霸世晉侯迎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之鄭玄  
毛詩箋曰弘廣也靈壅川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國語  
重晉文侯重耳靈壅川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國語  
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關欲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  
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  
有所辟而禍夫二川之神賈逵曰闕者兩會似於闕小雅曰演廣遠也  
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孔安國尚  
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  
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  
京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  
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  
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  
雅曰迄至也呼乞切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  
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



左氏傳衛彪奚曰魏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

子千位以令大事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自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崩弟殺哀王自立崩子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自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崩弟殺哀王自立崩子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

為顯王崩子慎觀王立崩子報王立東周分治王報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

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

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澡水經注作濟字林曰孝水在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

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

實潛慟乎余茲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

弱子天乙已瘞于亭東廣雅曰天折也書曰若保赤子字

書曰瘞埋也猗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

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列子曰魏

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

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

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

為眇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途虐項氏之肆暴坑降

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次而好

還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

也文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

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

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刎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

回次薛君曰回邪僻經澠池而長想傳余車而不進漢

也老子曰其事好還舞賦曰遠思長想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

弘農郡有澠池縣

舞賦曰遠思長想

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



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

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

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

雅曰命世之才李陵

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

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

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

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

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罷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秦之

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咸

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盜謂之缶

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

雋自取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

雄雋也

若四體之無骨

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

史記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

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

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

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

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

處智勇之淵偉方鄙

去之忿憤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

智勇相如也忿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

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

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

蕃曰鄙去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憤含怒

之日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

垂翅於回谿不尤昔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

東觀漢記曰馮異字

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

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

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

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樊崇欲

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識由

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

皆掩



大德西京賦曰遊鷗高翬薛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

更維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戲曰廟帝絃維猶連結也登峻坂之威

夷仰崇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皐記墳於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縷以授艾曾

隻輪之不反練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乃召孟明

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縷經敗秦帥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

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值庸主之

矜復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

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

霸其有以言若值庸主矜而復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

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復諫違

卜杜預曰復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

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

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

視伐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晉先且居伐秦取

及郊晉人不出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

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取古詩曰虛名復何

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降曲嶠而憐號

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

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

諸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涪漢書注

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

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官

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



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  
壁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  
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  
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  
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  
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我祖安陽言陟陝郭

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

橐山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

巢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基愍漢氏之剥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

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僊况既獲許而中惕追

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

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擅朝政僊質天子於營僊將楊奉

叛僊僊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揚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僊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

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手詩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痛百

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察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曾腋以流

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僊大破之乘輿

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綃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



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求  
未有不虛賦曰洞曾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  
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  
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

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干畝之戰生  
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  
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  
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  
曲沃武公伐翼獲翼翼侯然孝侯翼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  
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酈善長  
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  
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  
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  
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  
曰枝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

左氏傳辛伯曰大都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

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

諸侯與曹君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  
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開  
則利門開利門

之勇怯筭言羸氏之利害

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衿帶  
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  
巴見上文孫卿子曰勇怯勢也  
或開關以延敵競  
遜逃以奔竄

進也 有噤門而莫啟不窺兵於山外

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



嘽巨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

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豈地勢之安危

信人事之否泰言峭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

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

無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蜀父

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厭紫極之閑敞

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觀貌而獻餐疇匹婦

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為官以象之曹植上

賦曰體爽豈以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

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

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遇客婦謂

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

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

斤擢其夫為羽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

林郎疇猶訓也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

將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檠馱馬口中

長銜也檠巨月切淮南子曰峭法刻刑許慎曰峭峻也毛詩曰徒御不驚

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矣斯漸

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弔

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

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

望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

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

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

而



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矣以湖邑閔鄉為  
矣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  
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  
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  
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  
**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  
節之野又繼之以  
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  
此舊都駢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  
鳩里矣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閔鄉縣東十里鳩澗西  
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  
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發閔鄉而警策  
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  
**憩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漢書胡縣  
名今號州  
閔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  
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憩向也憩與遡古字通獻帝春秋  
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  
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

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  
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閔音聞  
**憶江使之反壁告二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  
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  
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壁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  
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  
八年渡江所沈壁也蘇林曰祖  
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  
**於孔公**論語曰子不愠韓馬之大慙阻關谷以稱亂晏  
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  
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慙孔安國曰慙  
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  
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 **魏武赫以**  
**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魏  
志  
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  
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所用之孫  
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  
筭之多者也漢書楊雄即趙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料敵制勝**砥揚桴**



以振鹿繡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字書曰碑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

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椎也東觀

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

曰振動也繡破聲也呼麥切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

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

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

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

普耕切倦狹路之迫隘軌踣躓以低仰如大人賦曰區

中之隘狹廣雅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

曰踣躓傾側也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

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

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

洞簫賦曰標紛敷以邪界褻斜右濱汧隴

扶踈廣雅曰暢長也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並

已見上文面終南而背雲陽跨

平原而連嶠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此

於前則終南太一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九峻

嶽嶭太一龍從並已見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葳

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

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思玄賦曰馮歸雲而遐逝

楚辭曰望谿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温谷玄素水色也楚辭曰

臨沅相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温湯也雍州圖

漕引淮海之粟鄭玄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為陂灌漑者鄭白

已見上文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

田縣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

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南三浸決鄭白渠

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

十四



海通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並已見上文班述陸海

珍藏張叙神臯奧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

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勁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勁

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

亂有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

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為史記曰鄭桓公友者

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鄜山下并殺桓公鄭人

共立其子為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

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

緇衣之宜兮弊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

以沮眾淫嬖喪衣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

赫赫宗周威為亡國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

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

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

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

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

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

厲流于彘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

曰威呼滅切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

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

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

遊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

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擲自古至今

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

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

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及此非其効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乾坤以有親

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

焉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

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是天生德聰明神武乃實慎終追

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

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率土且弗遺而

況於隣里乎況於卿士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製造新邑故社

易置扮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

各識家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

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

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

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扮榆社張晏曰扮白榆社在

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

因也籍舍怒於鴻門沛跼踏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

陰授劍以約莊搦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

尾而不噬寔是要伯於子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

是饗士且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

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

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曰且見羽鴻門因留

沛公飲范曾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曾起出謂項莊

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

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

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

踏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搦挺也力刃

切周易曰履虎尾不啞人亨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



激揚

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

也

忽蛇變而龍

據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

碎玉斗其何傷

史記曰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

書曰元年十月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曾曾怒撞

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

嬰胷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肉袒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傍

杜預曰肉袒示

服為臣僕也

疎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

漢書曰

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

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

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

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

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峻嶮峭以繩直

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嶠西都賦曰建

京城而萬雉峻嶮謂棧嶮嶮貌也繩直已見

賦東京

庚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閼

爾雅曰庚至也長

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

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

且清

都中雜運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

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

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釐政

也毛萇詩傳曰蒞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

勗勉也周易曰君

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

楚辭曰青

子以自強不息

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

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

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廡管庫葺葺於城隅者



百不處一

言今之寺署葺於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

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葺聚貌也音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銳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

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云其處而有其名皆里名也

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爾乃階長樂登

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馭娑而款駘盪轡朽詣而轢

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西京賦驚雉雉於臺陂狐

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甚賦黍苗已見魏

都賦尚書曰予思曰孜孜洪鍾頓於殿廟乘風廢而弗縣史遊急就章

華祠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瀟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

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蹶蹶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潘岳關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二董

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載到霸懷夫蕭

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次道南銅人即金狄也

曹魏邴之相並已見西京賦辛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

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衛霍已見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孫寶

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杖漢

節收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封騫為博望侯教敷而彞倫叙兵舉而

皇威暢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



高節亮

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吳子

暨乎稔侯之忠孝滔深

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

連好持高節

命也史記曰魯暨乎稔侯之忠孝滔深

尉莽何羅矯制發兵

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

抱何羅呼曰何羅反

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稔

侯音陸賈之優游宴喜

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

二百金令為生產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

人謂其子曰與女約

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

此游漢庭公卿間

名聲籍甚答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

以興毛詩曰吉甫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長卿

燕喜既多受祉

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修

王子淵楊子雲也

史記曰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

史記歷黃帝以來

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

又著五行傳列女傳

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

壘校尉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廣漢字子

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發茲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

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

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

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

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

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

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

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汲長孺之正直鄭當

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也汲長孺之正直鄭當

時之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

每朝候上聞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終童

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終童

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

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

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



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鄭玄禮記注曰綏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曰君

或被髮左衽奮迅淫滓謂陸賈也班固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沈於卑賤故曰淫滓東觀漢記曰趙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

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謂陸賈也班固文曰萍澗也

或著顯績而嬰時謂陸賈也班固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

戮謂廣漢或有大才而無貴仕謂賈誼也皆揚清風於上

烈垂令聞而不已謂賈誼也想珮聲之遺響音若鏗鏘之在耳廣

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

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

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而死之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

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望漸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

疑於北闕軼檣里於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

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

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

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擣里子者名疾

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揖不

疑於北闕軼檣里於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

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

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

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擣里子者名疾

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揖不

疑於北闕軼檣里於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



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酒池鑿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漢書贊曰直其墓也

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鑿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

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脩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决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

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樂大皆方術士說

奧秘淮南子曰大丈夫何也在也倅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

水爆鱗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京賦曰干雲霧以上達致印蒟其奚難惟余欲而

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岳以虛美班固漢書西域贊曰考武之時感蒟醬印竹杖則開祥柯越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封禪書曰勒功中岳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

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尚書稱虛美餘並已見上文

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倚靡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較音校壯當熊之面朝後市子虛賦曰飛纖垂鬋扶輿猗靡較音校壯當熊之

忠勇深辭禁車之明智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鬪獸熊俠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

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漸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廢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衛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左傳叔向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廣雅曰鑑照也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故曰聲流上悅之事由體輕緣廢自裁故曰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左氏傳注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日暨至也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擡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言方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王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士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傳注曰倨傲也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墓惘猶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



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  
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  
自殺昭王昭襄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顛眾感出矢言  
何休公羊注曰刎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  
道杜篤吊比于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  
之是謀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  
窺秦墟於渭

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陞殿之餘基裁岐屹以隱嶙聲

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  
貌也亡衍切岐屹頽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岐屹

嶙絕起貌想趙使之抱璧劉睨楹以抗憤史記曰秦王

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  
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

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  
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劉睨目清貌也燕圖窮

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  
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手把秦王之

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搃秦王不中搃丁鴻切筑聲厲而

高奮狙潛鈔以脫臙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名姓

近之高漸離乃以鈔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

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臙秦王病瘡死蒼頡篇

曰狙伺候也七豫切尚書刑德放曰臙者脫去人之臙

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臙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

膝蓋臙音各一音格字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

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

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

狼狽失據塊然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

囚執狼音貝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

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

命立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

賜劔以自裁扶蘇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

也鄭玄周禮注曰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史記

矯稱詐以為是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史記



生為始皇求仙藥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  
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  
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  
燒之廣雅曰甯阮也才性切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  
猛為揚  
余亮切

黃犬何可復牽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  
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開下欲舍客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  
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

車裂曰輶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  
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  
曰國也刑釋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前

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  
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

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  
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

假讒逆以天權  
鉗眾口而寄坐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  
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兵在頸而顧

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國語

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東征賦曰惕覺寤而顧問史記曰趙  
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

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言故得全使呂蚤言皆已誅安  
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呂蚤言皆已誅安

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郡  
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閻樂

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  
兵在頸已見東京賦

捷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

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  
為秦王于嬰與其子二

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稱病不行  
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

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除也漢書徐樂  
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  
逵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降已見上文

蕭收圖以相

劉料險易與眾寡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  
秦丞相御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



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  
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  
也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有說張耳  
也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秦皆已燒殘破又  
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  
晏曰沐猴彌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貫三光而洞九泉  
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

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

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  
之下與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

舍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感市閭之菽并歎

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

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

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

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

人也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  
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  
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  
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  
實而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  
流涕說文曰葢麻蒸也阻留切然葢井即渭城賣蒸之  
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  
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  
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文曰許面相斥罪左氏傳  
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擊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  
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造長  
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  
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  
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  
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稱舉此存威  
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

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



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

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越安陵而

楚辭注曰擊手曰扑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無譏諒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

莫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漢靜也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

郭漢書曰爰盜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

門外盜烏浪切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謔隕吳嗣於局下

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

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

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

侍飲博奔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

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

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

書聞爰盜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迫諸侯削奪

之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

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

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

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

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

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

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

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些孝元於渭壑執奄尹以明貶

毛萇詩傳曰沮止也些孝元於渭壑執奄尹以明貶

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

曰闡尹之些穢我明德韋昭曰些病也疾移切鄭玄禮

記注曰些毀也子爾切何喪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

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漢

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

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

之

之

之



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  
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  
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

也一曰勒毛

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  
也一曰勒毛  
也

統之孕育

小雅曰紐怵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  
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  
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  
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是也

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

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是也  
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

貽漢宗以傾覆

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刺  
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刺

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着末終古而

不刊

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又曰封董  
賢為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

絕芳終古鄭玄禮

記注曰刊削也  
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

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以

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

漢書曰平帝葬康

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  
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后不合葬故曰孤墳

橋而旋軫歷蔽邑之南垂

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  
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

北二里橫

門外也  
門磁石而梁木蘭芳構阿房之屈竒疏南山

以表關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

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汗而為沼豈斯宇

之獨墮

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磁石為門  
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山之巔以為闕毛

為秦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  
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

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  
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洿

其宮而洿焉汗與洿古字通音烏方言曰墮壞也由偽



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

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

惠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

曰新都顯王又曰鄧睦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

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

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

誦六藝以飾女奴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

而同亡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

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

滅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應劭曰宣

帝廟曰樂游又宣紀

贊曰可謂中興侔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

德殷宗周宣矣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

聲樂以娛神

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

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

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

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

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

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

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日率

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汗隆

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入里隈

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也開襟乎清暑之

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曹植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

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五柞在盤厓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見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

漢書武帝發其池則湯湯汗汗滉瀼瀼漫漫浩如河漢

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西都賦曰集乎豫

之無厓古詩曰皎皎河漢女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日似湯谷類



虞淵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乎出象扶桑與濛汜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之汜曙於濛汜之浦

昔

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起

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神池靈沼黑水玄止豫章珍館揭焉中

時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

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燕禮曰漢天漢宮閣疏曰昆

明池有二石牽牛織女象也

宙萬載粟傾奄摧落於十紀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狩三年

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

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說文曰趾基也

振鷺于飛鳧躍鴻漸

毛詩曰振鷺于飛鴻漸而下曰鴻漸

驚波唼喋蔭芟

漢潘出沒之兒高唐賦曰巨石溺以驚濤華蓮爛

於淶沼青蕃蔚乎翠瀨

說文曰蕃草茂也夫袁切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

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

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

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脩昆明池西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

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戰而菜蔬芣實水物惟錯乃

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西都實之毛

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

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實媚人曰先

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

惰同整檝權收畧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秋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

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

其舉所致徒觀其鼓柶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義

來往

言欲迴輪必先鼓柶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

柶為軸舊說曰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緇也輪

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緇綸也灑亦投也挺拔織經連白



鳴根厲響貫鯁尾制三牽兩

以白羽連綴網也連其

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為聲言曳纖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罾猶擊也音的字書曰掣牽也

於黏微

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鯁鯁二魚名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

髮

子虛賦見雍人縷切鯁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霏

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

周禮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鷹刀已見東京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

為君子之慮

傅毅七激曰膾其鯁積如委紅張衡七

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

女樂魏子將受間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

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言將還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蓐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辭曰新徘徊豐鎬如渴如飢心

翹勤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

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

也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

或希

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

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

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鄩

母也廣雅曰希庶也

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

靈臺



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鄴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  
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  
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求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  
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  
參其末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之識  
二也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  
嘉量銘曰允臻其極子贏鋤以借父訓  
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  
詐騁虞芮愧而訟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  
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  
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  
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  
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  
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滴曰陶家作器

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  
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埏失然切  
埴市力切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情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  
狁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曰情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  
讎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而  
制者必割實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  
使學者制焉猶未  
能操刀而使之割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  
無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  
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  
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  
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雖智弗能理明弗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已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  
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  
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語冉求  
曰如其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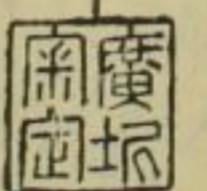


樂以俟君子幽通賦  
日訊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第十

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遊覽

登樓賦

盛弘之荆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卒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

雅古

日以銷憂

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采三

秀之華英孫卿子曰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閑也暇或為假楚辭曰遷遂次而勿驅聊假日以消時邊讓章華臺賦曰奠彌日以覽斯宇之所處

芳實顯敞而寡仇

說文曰屋宇邊謂樓之宇也西京賦曰雖斯宇之既坦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

顯敞禁室靜幽蒼頡篇曰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

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

杜預左氏傳注曰陸沃灌也

北彌陶牧西接昭上

爾雅曰彌終也謂終極也盛

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爾雅曰郊外曰牧荆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華實蔽野黍稷盈疇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謂昭上華實乃榮說文曰疇

耕治之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

留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曰曾遭紛濁而遷逝

芳漫踰紀以迄今

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吸精粹而吐

毛詩曰以迄于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豈不懷歸毛憑軒檻以遙望

莢曰懷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兮向北風而開襟

言感北風逾增鄉思也小雅曰馮依也漢書曰天子自軒檻上墮銅丸韋



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也風賦曰平原遠而極目兮

有風颭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

蔽荆山之高岑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縣

路透迤而脩迴兮川既漾而上而濟深曰迤迤長貌也爾雅

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悲舊鄉之壅隔兮

涕橫隊而弗禁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漢中昔居父

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

歸歟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左氏傳曰晉侯

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

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

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

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

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人情同於懷

士兮豈窮達而異心窮謂鍾儀達謂莊舄論語子曰小

秋曰道德於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尚書

此窮達一也月逾邁若弗云來左氏傳鄭子駟曰周詩有之俟

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與

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道懼匏瓜之徒懸兮畏

井渫之莫食鄭玄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

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鄭玄曰謂已浚

渫也猶臣脩正其身以事君也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

未行也然不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毛詩

以被任用也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步徙倚

而遙思杜預左氏傳注曰匿藏也風蕭瑟而並興兮天



慘慘而無色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獸狂

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大戴禮夏

小正曰鳴也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原野聞

者相命也但有人征夫而已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心悽愴以感發

兮意怵怛丁達而惜切惻廣雅曰感傷也毛詩曰勞心

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曾臆於力切

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瑟

遊天台山賦并序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

內經山記云剡縣東南有天台山

孫興公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

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廣雅曰涉海則有方丈蓬

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也爾雅

宅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

美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

之壯麗矣瑋蒼曰瑰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

者爾雅曰太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衡山為南嶽豈不

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迴冥奧者冥冥深奧或倒景於重

也幽迴遐遠也



溟或匿峯於千嶺重溟謂海也山臨水也始經魑魅之塗

卒踐無人之境杜預左氏傳注曰魑山神魅怪舉世罕

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劉北穀梁注曰舉盡也楚辭曰

傳曰精意以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廣雅曰絕

常典也廣雅曰標書也奇紀即內經山記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

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列仙傳曰赤松

穀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讚曰吞水

須茹芝莖斷食休糧以除穀氣廣雅曰茹食也讓慮切

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

而存之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冥篤信余所以馳神運

思晝誅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莊子老聃謂

也哉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將也

王弼周易注曰若辭也臞音劬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纓

以散懷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

太虛遼廓而無閔運自然之妙有太虛謂天也自然謂道也

言大道運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管子曰虛而無形謂

之道鵬鳥賦曰寥廓忽荒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

莫知所出故曰自然王弼曰自然無義之言窮極之辭也又

曰妙者極之微也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

極也謂之為妙有者欲言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

言其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

妙有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融而為川瀆結而為

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也融而為川瀆結而為

山阜老子曰三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為萬物也融猶銷也嗟

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廣雅曰挺出也魯靈光

殿賦序曰豈非神明依







崿之崿嶸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孫子曰草樹蒙

濟櫓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顧愷之啓蒙記注曰

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櫓溪之縈紆注曰

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服虔

漢書注曰跨穹隆之懸磴鄧臨萬丈之絕冥穹隆長曲

曰閣道穹隆懸磴石橋也顧愷之啓蒙記曰天台山石

橋路逕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冥幽

也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莓苔即石橋之上石壁

之名也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

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

運纜容數人仲長子昌言曰攬膠居木之長蘿援葛

萬畝鬼力之飛莖顧愷之啓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巖壁

苗顯系之毛萋曰木下曲曰膠爾雅曰雖一冒於垂堂乃求

存乎長生漢爰盡諫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老

流丹服之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嶮而逾平幽昧謂道也鍾

冥晦昧故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言其道嶮曲

稱爲玄篤首陽山賦曰九折萎嶮而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

從容列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

虛空也毛萋詩傳曰朗明也列子曰子藉慈萋萋之

華之容緩步闕視尚書曰從容以和藉夜

織草蔭落落之長松以草薦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

長松落落覲翔鸞之齋齋聽鳴鳳之噦噦齋齋飛貌

噦噦和也謂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曾靈溪廣

聲之和也

女蘿兔絲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

雖一冒於垂堂乃求

存乎長生

流丹服之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嶮而逾平

冥晦昧故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

稱爲玄



雅曰濯洗也賈逵國語注曰疏除也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因一

假言也六塵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遣而未盡故日遺中論曰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高誘淮南子注曰旋

流深淵也身意皆淨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蓋非真而蔽己善行故曰遊大智度論曰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

疑悔禮記曰昭然發蒙五蓋或為神表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羲農

伏羲神農也廣雅曰軌跡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

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

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脩道而養壽也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陟降信宿迄于仙

都毛詩曰陟降廷止毛萇曰陟降上下左氏傳曰凡師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海島中有石室九老仙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都治處仙官數萬人

注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畢具十洲記曰承淵山金童至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

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兒貌彤雲斐亶以翼暎鳥

暎鳥尤東觀銘曰房闈內布綺疏外陳薛綜西京賦八桂森

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其大也賁隅音番禺神農本草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

枯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馮衍顯志賦曰食五芝之茂英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

涌溜於陰渠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崑崙山上有醴泉建木滅

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崑崙山上有醴泉建木滅

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



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山海經曰神人之亡有建  
木百仞無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  
瑰瓊珠垂貌玕羽  
俱切瑰七罪切  
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  
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告我家於七  
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毛萇詩傳  
曰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不蜚蜚乃冲天百法論  
論曰并及八輩應真僧然應真謂羅漢也大智度粵神變

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言衆仙既登正道故能騁其神  
有入於無為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王逸楚辭注害

馬已去世事都捐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  
害馬者而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為害歸田賦曰與世  
事乎投刃皆虛目牛無全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凝  
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凝

思幽巖朗詠長川廣雅曰凝止也爾乃羲和亭午遊氣

高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法鼓琅

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法華經曰擊大法肆觀天宗

爰集通仙天宗謂老君也通仙謂衆仙也其通猶通挹

以玄玉之膏嗽以華池之泉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山海

之所出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

生之篇象外謂道也周易曰象者像也荀彘列傳彘答

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  
曰是天生女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侯牛矩切

不盡覺涉無之有間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宗今悟



無為是而涉之涉之而有聞言皆滯於泯色空以合其跡

忽即有而得玄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郭象莊子注曰

泯平泯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維摩經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

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

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有謂有非也王弼老子

注曰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寤無必資於有故

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寤無必資於有故

又曰玄冥無有也王弼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

釋謂解說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無名物母也言二

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之始與母也

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

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

三幡雖殊消令為一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

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與之恣語樂

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夫言從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

不言莊子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又渾萬象以

冥觀元同體於自然妙悟玄宗則蕩然都遣不知己之

象咸載冥昧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也自然已見

文上

蕪城賦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

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鮑明遠

非廣陵厲王皆都焉鮑明遠

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昭為

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

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

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



軍掌書記之任子  
填敗為亂兵所殺

滿弭迪爾平原爾相連漸平之貌也廣雅曰南馳蒼梧

漲張海北走聲紫塞鴈門書有蒼梧郡謝承後漢書曰

陳茂常渡漲海如滄漢書注曰走音奏趨也崔豹古今

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

有鴈施以漕渠軸以崐崗廣雅曰施引也漕渠邗溝也

門郡施以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崐

杜預曰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崐

崗廣陵之鎮平也類車軸之持輪河圖括地象曰崐崗

之山橫為地軸施重江復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江臨

或為陸軸或為袖重江復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江臨

重濱帶江南曰復蒼頡篇曰隩藏也洛陽記曰銅駝當

二枚在四會道頭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當

昔全盛之時車挂轄衛人駕肩全盛謂漢時也史記蘇

車轂擊人肩摩說文曰轄車軸端也廛閑撲下地歌吹

預左氏傳注曰駕陵也謂相迫切也廛閑撲下地歌吹

沸天鄭玄周禮注曰廛民居區域之稱說文曰開閭也

方言曰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也

孳茲貨鹽田鏹利銅山聲類曰陸死鹽田蒼頡篇曰鏹

削平也初產切史記曰吳有豫章郡才力雄富士馬精

銅山吳王鼻盜鑄錢煮海水為鹽才力雄富士馬精

妍書曰王元說隗顛曰有餘士馬強盛范曄後漢故能

秦法佚周令軼通西都賦曰覽秦制跨周法劃崇墉刻

濟洳圖脩世以休命字林曰佳刀曰劃刻謂除消其土

注墉謂城洳池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其有國家令問

長世尚書曰俟天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

是以板築雉堞之製井幹寒烽櫓之勤郭璞曰三蒼解

下板築杵頭鐵脊也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

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殷盛也淮南子曰大構架

興宮室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也格高五嶽袤廣三墳

飭也郭璞上林賦注曰櫓望樓也







也峻隅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王逸楚辭注凝思寂

聽心傷已摧天台賦曰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

基琬淵碧樹弋林鈞渚之館藻扃高扃施藻畫也司馬相

帳高張琬淵玉池也碧樹玉樹也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楚辭

飲蔡謳漢書藝文志有齊歌秦歌西京賦曰海皆薰歠

燼滅光沉響絕杜預左氏傳注曰薰香草東都妙姬南

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

京洛即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

素蘭蕙同類紈素兼名文士愛奇故變文耳宋玉笛賦曰

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委猶積也豈憶同輿之愉樂

離宮之苦辛哉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有龍出入與天

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韓詩外傳

琴按軫以授子貢廣雅曰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歌曰

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周禮曰九夫為

遂遂上干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莊子曰化窮

宮殿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文考范曄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

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

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止後溺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

善曰漢書景帝十三王傳曰程姬生魯恭王餘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

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下國韋昭國語注曰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為上國故諸

侯為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

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善曰史記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為釐公釐與僖同爾雅曰兆域也

遭漢中微盜賊奔突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自西京未央建章

之殿皆見隳壞未央建章西京二殿之名杜預左氏傳注曰隳毀也而靈光巋然

獨存巋然高大堅固貌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意者豈非神明

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善曰廣雅曰上應星宿謂甯厥也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

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國也

焉覩斯而貽丑吏切愕視曰貽本為藝而來見此驚也曰嗟乎詩人之興感

物而作見可嗟之物為作詩作賦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

存乎辭德音昭乎聲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

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

昭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若順也稽考也言能

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知欽明詩云濬哲維商

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善曰殷盛也五代周

於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熙矣爾雅曰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爾雅曰紹



繼也詩含神務曰慶都生伊堯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

唐侯升為天子李尤德陽殿賦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東

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又馮衍說鮑永曰社稷復存炎精更輝

廓宇宙而作京衢道也易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

由為宙也善曰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鄭敷皇極以

玄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

創業協神道而大寧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得中也協和

謂可繼也周易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於是百姓昭明

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善曰尚書曰百姓昭明

詩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爾雅曰命告也毛錫介珪以

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介大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

申伯之封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

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二十四等附庸方

七百里以是開居也善曰毛詩曰錫之山乃立靈光之

川土田附庸又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秘殿配紫微而為輔師詩云秘宮有血紫微至尊宮斥京

京賦曰思比象於紫微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

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善曰言承漢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光昭列

山郡奉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

地奎婁之分野也一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為天明堂以

布政教言靈光承天之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嗟峨靠罪

之明堂在少陽之地

鬼隗皆其形也善曰皆高峻之貌危羌軌崖巍壘嶮

吁可畏乎其駭人也切魏五軌切嶮廬罪切迢嶢侗

儻曲且麗博敞洞轆轤乎其無垠也又其形也博廣

曰迢嶢高貌也侗儻非常也上林賦曰張邈希世而特

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邈貌



出羌環譎而鴻紛羌辭也羌亦乃也善曰瑰異譎也

山峙以紆鬱隆崛屹隆屈也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屈崔峯岵岵

北點以增耕七宏削助青雲善曰廣雅曰峙止也鬱垝鞅

無齊限之貌增屹深空貌繒綾陵而龍鱗形也善曰垝垝

燁燁亦而燭坤貌其形貌光輝也善曰汨汨以璀璨赫

下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也善曰積石

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陽殿賦曰朱闕巖巖高門擬于

閭闔方二軌而並入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善曰

方併也周禮曰應門二轍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

鄭玄周禮注曰軌謂轍廣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曰

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

彤彩之飾徒何為乎皓皓泚泚流離爛漫

而電燁霞駁雲蔚若陰若陽其色狀也善曰皓皓

柱彫牆燁光盛灑灑灑灑燁燁燁燁

音獲獲隱陰夏以中處處寥窳窳以崢嶸嶸

仲將景福殿賦曰陰夏則有望舒涼室亦與此同鴻

寥窳崢嶸皆幽深之貌鴻

燿燿以燿閭閭蕭條而清冷明也善曰

之貌燿燿苦晃切燿呼廣動滴瀝以成響

切燿土黨切閭音朗日殷雷應其若



驚

善曰言簷垂滴瀝繞成小響室內應之其聲似雷之驚也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之也

耳嘈嘈

以失聽目矍矍而喪精

視也洞簫賦曰矍矍喪精腹火縣切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

珠也似玉尚書曰球琳琅玕善曰李軌法言注曰駢並也國語曰天子之室加密石焉韋昭曰密密理謂砥也

然彼以密石磨琢此亦為飾也西都賦曰裁金壁以飾璫壁英辭王之英也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

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霽霽而晦曖

善曰淮南子曰傾宮旋室旋室

始以窈窕洞房叫窳而幽邃

喻曰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曲屋也嫫始迴曲貌西

廂踟躕以閑宴

連貌毛萇傳曰宴安也言安靜也東序重深而奧祕

以懿渟

曰東西廂謂之序善曰廣雅曰奧藏也字書曰祕密也

魂悚悚其驚斯

驚斯於此驚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蔥蔥懼貌

惏惏而發悸

惏與蔥同說文曰悸心動也渠季切悸或為欬於是詳

察其棟宇觀其結構

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構架也

規矩應天上憲

應天文星宿也憲法也善曰爾雅

營室也

營室也紫子移切陬子瑜切

三間四表八維九隅

朱切

楹叢倚矜矜相扶

矜壯大之貌

嶢峴而枝拄

浮柱言無根而倚立也善曰甘泉賦曰抗

浮柱言無根而倚立也善曰甘泉賦曰抗



結切蒼頡篇曰飛梁偃蹇是以虹拍揭遽遽而騰湊善

柱枝也誅僂切飛梁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崔

其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音渠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

駟七依曰夏屋遽遽高也音渠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

層櫨磔塊以岌岌曲枿要紹而環句善曰說文曰櫨櫨

枿柱上方木然枿櫨為一此重言芝櫨攢羅以戢香枝

之蓋有曲直之殊爾要紹曲貌芝櫨攢羅以戢香枝

掌枿枿而斜據各長三尺掌或作棖字善曰說文曰枿

枿上梁蒼頡篇曰攢聚也戢香眾貌音乃立切說文曰

掌柱也取孟切枿枿參差之貌枿楚加切枿音牙毛莨

詩傳曰傍夭矯以橫出互黜糾而搏負善曰天矯黜糾

據依也傍夭矯以橫出互黜糾而搏負善曰天矯黜糾

表切黜於糾切搏下第蔚以璀錯上崎嶇而重注善曰

負負荷而攢搏也下第蔚以璀錯上崎嶇而重注善曰

特起貌貌錯眾盛貌第扶弗切崎嶇捷獵鱗集支離分

危嶮貌崎音綺嶇音蟻注猶屬也捷獵鱗集支離分

赴善曰捷獵相散也縱橫駱驛各有所趣善曰縱橫四散

阿屋四垂也綺圓淵方井反植荷藻反植者根在上而

疎已見上文圓淵方井反植荷藻反植者根在上而

美葉種之於負淵方井之中以為光發秀吐榮菡萏披

敷綠房紫葍窠咤垂珠綠房美葉之房刻縮為之綠色

珠珠之實窠咤也善曰爾雅曰荷其華菡萏胡感切

菡徒感切菡與芍同音的說文曰窠物在穴中兒張滑

切咤亦窠也雲藻藻椀龍椀鏤雲節畫雲氣為山節也

文龍椀畫椀為龍善曰爾雅曰椀謂之節郭璞曰節櫨

也藻與節同論語曰山節藻梲包咸曰椀者梁上櫨畫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左氏傳注曰聳動也

蚪龍騰驤以蜿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注

曰領搖頭也牛感切李尤碎離賦曰万騎朱鳥舒翼以

躩踞以攫挈躩踞動兒躩音遠踞音居

峙衡騰虵蟻蚪而遠榱榱亦椽也有三名一曰椽二曰

太一之常居前朱鳥衡四阿之長衡也淮南子曰斨

題不斨文字曰騰蟻蚪曲貌蟻力鳥切蚪巨繞切

鹿子蜺於樽櫨蟠蟻宛轉而承楣善曰古王子喬辭曰

中遨子蜺延首之貌子甄熱切蜺詣

結切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

狡兔踈伏於柎側

狡獬攀椽而相追善曰說文曰踈踈

却負載而躑躅躑躅也善曰補談吐舌貌

齊首目以瞪眄徒眈眈而犴犴齊首目以瞪眄

雅曰躑躅也

眈眈若悲愁於危處

嗔蹙蹙而含悴比胡夷之畫形也

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

仵欺猥以鷗眈鷗類而睽

睽狀若悲愁於危處

嗔蹙蹙而含悴比胡夷之畫形也

神仙岳岳於棟間

王女闕窓而下視神女之

忽矐眇以響像若鬼神之

載其狀託之丹青

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

善曰杜預注

左氏傳注

善曰

淮南子曰

王子喬辭曰

善曰

補談吐舌貌

齊首目以瞪眄

比胡夷之畫形也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神女之



上紀開闢遂古之初

更盡太古開闢之時帝王之君也

滿舒光楚辭曰遂

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曜

古之初准傳道之

五龍比翼人皇九頭

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周密與神通號曰五龍又

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賜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

人也提羽

伏羲鱗身女媧蛇軀

蓋鳥之羽

伏義女媧蛇身而人面

有大聖之德

中記曰鴻荒朴略厥狀眡眡

略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盡其形亦質而略眡眡質朴

之形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璇璣鈴曰帝

譽以上朴略有象難傳西京賦曰眡

煥炳可觀黃帝唐

肝跋色字林曰眡仰目也肝張目也

煥炳可觀黃帝唐

虞

至於煥炳可觀唯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帝堯舜垂衣

裳而天下治善曰尚書璇璣鈴曰帝堯煥炳隆興可觀

軒冕以庸衣裳有殊

上曰衣下曰裳有功者

下及三后媼妃亂主

賞無功者否故曰殊也

比皆盡其形也三

后夏殷周也善

忠臣孝子

曰國語史蘇曰昔夏桀妹嬉有寵而亡夏殷辛

賢愚成

如己有寵而亡殷周幽褒姒有寵周於是乎亡

賢愚成

烈士貞女

忠臣屈原子胥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

敗靡不載叙

善曰列子曰但伏羲以來賢愚

示後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觀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

史書之以示後也善

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

以為示惡以為誠也

馳道周環

而而毛萇詩傳曰年不順成馳道不脩善曰馳道

陽榭外望

人君所行之道也君必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

陽榭外望

高樓飛觀

大殿無內室謂之榭春秋傳

延

長途升降閣道上下也軒檻所以開明也善曰漸臺

臨池層曲九成

善曰言重高九層也呂氏春秋曰屹然特

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

高徑所徑高亢上至

華蓋也善曰楚辭曰

華蓋也善曰楚辭曰

華蓋也善曰楚辭曰

華蓋也善曰楚辭曰

華蓋也善曰楚辭曰

華蓋也善曰楚辭曰

華蓋也善曰楚辭曰

華蓋也善曰楚辭曰



登華蓋兮乘賜谷答賓戲善曰揭飛陞揭孽緣雲上征善曰揭

中坐垂景頻視流星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曰景千門

相似萬戶如一千門萬戶言衆多也相似如一皆好

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善曰子虛賦曰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

或二或三爲數非正之辭也論何宏麗之靡靡咨用

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可以學易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

力之妙勤善曰小雅曰靡靡細好也妙勤精妙功勤也非夫通

神之俊才誰能刻成乎此勲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

襄聞王褒有俊才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善曰

爾雅曰勲功也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包陰陽之變化含

元氣之烟煴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

則天地八卦淳周易曰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朱桂黝儵

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勲儵阿那皆茂盛之類善曰尚書

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儼

斗樞曰搖光得陵黑芝朱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祥風翕習以颺灑激芳香而常

芬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灑灑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祥風至矣

習盛貌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

扶傾爾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

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賦曰延年益壽千萬歲毛詩曰

宜爾子孫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

振振兮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



爾雅曰  
珍美也

亂曰彤彤靈宮歸巖穹崇紛彪鴻兮

善曰皆高大之貌巖助軌切彪

莫董切鴻胡董切

崩劣磁整崖岑岑金嶠疑駢龍從兮

善曰皆峻嶮之貌

貌崩助力切劣音力磁音茲整音音狸端音音音疑

連拳偃蹇喻菌蹇嶮傍歌

傾兮

善曰皆特起之貌倫音倫音善曰皆貧切蹇巨免切嶮音產

歌欵幽藹雲覆靈

霽洞杳冥兮

善曰皆幽邃之貌歌許乞切欵許勿切霽杜咸切對切

葱翠

紫蔚礪礪環瑋含光晷兮

善曰蔚文貌埤蒼曰礪礪也礪力罪切瑋於賄切

郭璞山海經注曰礪礪大石也音洛埤蒼曰瑋瑋珍琦也

窮竒極妙棟宇已來未

之有兮

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庇風雨

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

朽兮

景福殿賦

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

金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貌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

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為散騎常侍遷尚

書主選後曹爽反為司馬宣王斬於東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

武武帝文文帝並見魏都賦毛詩曰

世有哲王尚書伊尹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國曰集王命於其身

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

東都賦曰體元立制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凡舉事必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

至于帝皇

遂重熙而累盛

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數歲而有歧嶮之姿武皇異之文帝崩

即皇帝位東都賦曰至于遠則龍衣陰陽之自然近則本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也



人物之至情

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漢書晁錯對策曰計安天下

莫不本於人情也

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

已見靈光殿賦尚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氏傳曰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又隨武子曰兼弱

攻昧武庶事既康天秩孔明尚書咎繇曰庶事康哉又

之善經天秩有禮毛詩曰祀事孔明故載祀二

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

魏志明紀曰太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

宮春秋說題辭曰國富民康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

罰清班固漢書述曰國富刑清尚柴望祠山川考時度方

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祠山川考時度方

存問高年率民耕桑

禮記王制曰歲二月東巡狩望祠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

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史記曰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隔

定四方而安撫之司馬彪續漢書曰凡郡國掌治民常

以春行所至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

縣勸民農桑

廡大雨時行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

火中又曰律中林鍾是月也三事九司宏儒碩生三事

也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九卿也春秋漢舍

莘曰九卿象河海劇秦美新曰耆儒碩老爾雅曰宏碩

也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禮記曰季夏是

伊鬱煩熱貌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家語孔子對

魯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

道始得為人也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

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

寧岷越吳蜀二境也尚書曰西土人亦不靜也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

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何也

濕養德別輕重也長笛賦序曰博覽典莫不以爲不壯

雅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飭不美不足以訓後而



求厥成

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賈逵連珠曰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干國

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杜預

傳注曰享受也史記司馬季曰助上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

且許昌者乃大運

之攸戾圖識之所旌

獻帝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氣見於當塗

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今魏基昌於許漢微絕於許春秋元命包曰許昌為周當塗春秋說題辭曰大運在五維書摘云辭曰五德之運杜預左氏傳注曰戾定也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

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

廣雅曰何問也尚書帝曰俞孔安國曰俞然也

玄輅既駕輕裘斯御

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始裘論語子曰衣輕裘蔡邕月令章句曰乃命有司禮儀是具禮記曰乃

凡衣服加於身曰飾

乃命有司禮儀是具

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

審量日力詳度費務

漢書曰王延世功費約省用日力寡孫子

曰必先筭其費務

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

左氏傳郊子

爾雅曰鳩聚也毛詩曰經始靈臺孔安國尚書傳曰黎眾也又輯集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芟夷我農功國語

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

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

韋昭曰暇間也豫樂也

賂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也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漢書曰蟲豸之妖謂之孽以吳僻居海曲而稱亂故曰海孽魚列切爾雅曰賄財也

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

魏志明紀曰脩許昌宮起景福殿魯靈光殿賦曰立靈光之秘

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

西京賦曰大廈

國堂堂之大也

羅䟽柱之汨

王越肅坻直鄂各之鏘鏘

柱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

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轡

坻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

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轡

坻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

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轡

坻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

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轡

坻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

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轡

坻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

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轡



魚以高驤西京賦曰反宇業業飛欄轍轍又曰鳳流羽

毛之威蕤垂環玼之琳琅言宮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

揚火齊威蕤羽毛之貌爾雅曰肉好若參旗九旒從風飄

故其華表則鎬鎬杲鑠赫弈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

其奧秘則翳蔽曖昧髮髣退概若幽星之纏連也

既櫛比逸明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櫛璉未詳一日

光殿賦曰西序重深而奧秘翳蔽曖昧髮髣退概皆謂

幽深不明也幽猶夜也曖音愛概古變切纏相連之貌

力氏既櫛比逸明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櫛璉未詳一日

切

橫木關柱為連璉與連古字通兼苞博落不常一象

博落謂所繞者廣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遠而望之若摘朱霞而

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廣雅曰倚舒也

之鬱乎似積雲就而察之霽乎若大山荒瓌瑋以壯麗

紛或或其難分此其大較角也南都賦曰紛郁郁其難

國尚書傳曰若乃高夢萌崔嵬飛宇承霓薛綜曰霓

棟縣蠻黓徒霽會隨雲融泄韓詩曰縣蠻黃鳥薛君曰

也縣蠻黓徒霽會隨雲融泄韓詩曰縣蠻黃鳥薛君曰

融泄動貌也鳥企山峙若翔若滯言星形高竦如鳥

舉踵也去或切魯靈光殿賦曰屹山峙以紆鬱峨峨

業嶸罔識所屆捷業罔識所則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

業嶸罔識所屆捷業罔識所則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

業嶸罔識所屆捷業罔識所則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

業嶸罔識所屆捷業罔識所則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

業嶸罔識所屆捷業罔識所則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



而不能昭晰也趙岐孟子章句曰離朱即離婁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箴

古針字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爾乃開南端之豁達貌說文曰昭晰明也晰之逝切

張筍虛之輪函凡正門皆謂之端門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之貌輪函其形也

華鍾杙其高懸悍獸仡以儼陳華鍾又植悍獸為筍以懸

負之仡然相對而陳列之東都賦曰鏗華鍾獸負鍾已見西京賦何休公羊傳注曰仡然壯勇貌賈逵國語注

曰儼偶也體洪剛之猛毅聲訇安礫其若震音真毛詩傳儼力計切

也於爰有遐狄鏐質輪茵遐狄即長秋也以鏐為質輪茵然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

美者謂之鏐郭璞曰音遼廣雅曰質軀也輪音倫茵其叟切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

之威神言為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主芸若充

庭槐楓被宸禮記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槐楓

二木名說文曰綴以萬年綵以紫榛賈逵國語注曰綴宸屋宇也音辰

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綵雜也毛詩曰山有紫榛毛萇曰榛木名或以嘉名取寵或以

美材見珍萬年嘉名之屬結實商秋敷華青春禮記

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爰謝藹藹萋萋馥馥芬

芬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脩梁跨迴故曰褰衆彩殊制故曰奇

徐爰射雉賦注曰褰桁梧複疊勢合形離桁梁上所施

開也說文曰奇異也南距陽榮北極幽崖音悟任重道遠厥庸孔多言椽椽交

榮而北至幽崖故云任重道遠其功甚多多當為趨廣

雅曰趨多也紙移切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在

南曰陽論語曰於是列髹彤之繡楠垂琬琰之文璫任重而道遠



言楠以髹漆飾之而為藻繡以琥珀之玉而為文璫漢書曰殿上髹周禮曰王之喪車髹飾鄭玄曰赤多黑少謂之髹韋昭曰刷漆為髹尚書曰弘蠃於若神龍之登鮮琬琰在西序上林賦曰華榱璧璫蠃云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薛綜西京賦注曰蠃龍貌爰有禁楠補勒分翼張楠附陽馬之短楠也說文曰楠署也扁義則一也扁與楠同音必絲切冊楚責切勒分翼承張言如獸勒之分鳥翼之張釋名曰勒與肋古字通承以陽馬接以負方馬陽馬四阿長桁也禁楠列布承以陽西第賦曰騰極阿斑間賦白踈密有章廣雅曰斑分也毛受檐陽馬承阿斑間賦白踈密有章長詩傳曰賦布也毛考工記曰畫繪之章飛柳鳥踊雙轅是荷飛柳之形類鳥事亦與白謂之章飛柳鳥踊雙轅是荷之飛又有雙轅任承檐以荷衆材今人名屋四阿拱曰轅柳吾郎切赴險凌虛也劉梁七舉曰雙轅覆井芟荷垂英柳吾郎切赴險凌虛獵捷相加其衆材相或凌虛皎皎白間離離列錢間

青瑣之側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間列錢晨光內照流金缸也西京賦曰金缸銜壁是為列錢景外燧晨光日景也日光照於室中而流景外發而延烈若鈎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星言宮殿烈然光明若鈎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曰辰駟徙增錯轉縣成郭星或謂之鈎星雲梁以雲為梁也駟徙增錯轉縣成郭文錯若蝸之徙遞轉縣之各成郭郭茹莖倒植吐被芙藻爾雅曰荷芙藻其莖茹其本莖郭璞曰莖下繚了以藻井編以綵會疏紅葩鞞胡鞞直丹綺離婁力俱反廣雅也西京賦曰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何工巧之瑰璋交綺豁以疏寮綵疏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離婁刻鏤之貌劉向熏爐菡萏翫翫翫翫已額與菡同說文繁飾累巧不可勝書廣雅曰勝舉也於日縟采飾也繁飾累巧不可勝書言不可勝而書於



是蘭栢積重疊數矩設蘭木蘭也。以木蘭為栢，言蘭栢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窠

數故借其名焉。蘇林漢書注曰：窠，交互以相承，有似窠。數四股鉤窠其矩切數所柱切。櫺各落以相承

欒拱天矯而交結櫺，即柳也。櫺，子廉切。說文曰：櫺，柱上

兩頭受樞者，拱欒類而曲也。天，金楹齊列玉鳥承跋，金

矯，欒拱長壯之貌。矯，其天切。天，金柱也。而以玉磧承柱之跋也。西京賦曰：彫楹玉鳥，廣

雅曰：礪磧也。禮記曰：燭不見跋。鄭玄曰：跋，本也。方未切。

青瑣銀鋪是為閨闈言以青瑣銀鋪是為閨闈之飾。漢

也。長門賦曰：擠雙枚既脩重桴，乃飾重桴。重桴，屋內重檐也。

玉戶而撼金鋪。雙枚，既脩重桴，乃飾重桴。重桴，屋內重檐也。

謂之雙枚。在外謂之重桴。言重檐既長，因桴。桴，緣邊周

流四極言以桴。桴，秦名屋。屋，緣邊隅周而流移。至於四極，說文

侯衛之班藩服之職。藩，也。周書有侯衛藩服。小雅曰：鎮外

也。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溫房，涼室。二殿名。卜

望舒涼室，義和溫房。然卜何同時。開建陽則朱炎豔啓

金光則清風臻建陽門在東，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

光崇柔惠於建陽。故冬不淒寒，夏無炎燁。言寒暑猶門

爾雅曰：臻，至也。患毛萇詩傳曰：淒，寒風也。國語太子晉曰：水

無沉氣，火無炎燁。韋昭曰：燁，炎起貌。昌廷切。鈞調中適

可以求年呂氏春秋曰：衷也者，適也。高誘：墉垣，碣基。其

光昭昭爾雅曰：墉，謂之墉。說文曰：墉，周制白盛，今也。惟

縹，墉之色也。徒浪切。昭，昭也。紹切。周制白盛，今也。惟

縹，成也。謂飾墉使白之，蠶也。今東萊用蛤，謂之義灰。劉

縹，七舉曰：丹墀。落帶金釭，此焉二等。落帶，壁帶也。而交

縹，壁紫柱，紅梁。落帶，金釭，此焉二等。落帶，壁帶也。而交

帶，往來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昭陽舍

為二等。漢書曰：昭陽舍，其壁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昭陽舍



往往明珠翠羽飾之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尚書曰重華濬

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充塞命共工

四表上下也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

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尚書帝曰垂命汝作共工又曰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玄圖象古昔以當箴規

曰績讀曰繪凡畫者為繪胡對切

韋昭國語注曰箴箴刺王闕鄭玄規也椒房之列是準

是儀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觀虞姬之容止知

治國之佞臣列女傳曰齊虞姬者名損之齊威王之姬

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

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

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

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

治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列女傳曰周宣王姜

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不

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禮賢鍾離之謹言懿楚樊

而晏朝注云永巷堂塗是也

之退身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為人極

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西有橫秦之患

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勇不立此殆也漸臺五層

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諛諛強於左右此

三殆也酒漿沉湎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

殆也宣王喟然而歎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為

王后漢書成帝曰以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曰

謹善言也列女傳曰楚莊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

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今旦與賢

嘉班妾之



辭輦偉子孟母之擇鄰

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同輦婕妤好辭曰三代末主乃有

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之列女傳曰孟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

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故將廣智

必先多聞國語曰晉公使趙襄為卿辭曰胥臣多聞臣不若多聞多雜多雜眩真楊子曰雜乎雜人病多知為

注曰眩不眩焉在乎擇人左氏傳士文伯謂晉侯曰或也故將立德必先近仁言將欲立德必先近於仁

曰擇賢故將立德必先近仁言將欲立德必先近於仁立德禮記曰力欲此禮之不譽去是以盡乎行道之先

行近乎仁也欲此禮之不譽去是以盡乎行道之先

夕覽何與書紳言朝夕觀覽圖畫何如書紳若乃階除

連延蕭曼雲征蕭曼雲蕭條曼延言高遠也西京賦曰

緣雲上征櫺檻邳張鉤錯矩成西京賦曰櫺檻而邳或為

不孔安國尚書傳曰不鉤方者不以矩錯猶治也方楯類

騰蛇習音似瓊英榮楯彫鏤形類騰蛇衆摺文采又似

夫文種於是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龍蛇以獻吳王一曰應劭漢書注曰楯欄橫也司馬彪莊子注

曰楯械楔也瓊英玉英也此既施之於櫺如螭之蟠如

剗之停廣雅曰無角曰螭龍有玄軒交登光藻昭明馬

彪上林賦注曰軒楯下板也上加漆故曰玄軒馬承獻素質仁形言為騶虞以乘軒板狀軒然毛萇詩

階除之欄故曰交登鄭玄周禮注曰登升也騶虞



虞則王道成矣劉熙孟子注曰獻猶也彰天瑞之休顯照

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廣雅曰質地也

遠戎之來庭司馬相如封禪書虞頌曰厥塗靡從天

是以北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在北故曰陰堂也方軒併

狄賓也右个清宴西東其宇杜預左氏傳注曰个東西廂也清

館粲如列星安昌連以永寧安昌臨圃洛陽宮殿簿曰

七間安昌殿十遂及百子後宮攸處美韋誕景福殿賦曰

休祥之令名鄭玄毛詩箋曰大姒十子處之斯何窈窕

衆妾則宜百子其殿之名蓋取於此

淑女毛詩曰窈窕淑思齊徽音聿求多祜毛詩曰思齊

母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其祜伊何宜爾子孫宜爾

男又曰靡有不克自求伊祜蔡邕橋玄碑曰克明克哲實

上見克明克哲克聰克敏廟實聰毛詩曰農夫克敏

求錫難老兆民賴止飲旨酒求錫難老尚書曰一人有

賴之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洛陽宮殿簿曰

七間納賢用能詢道求中西京賦曰表賢簡能毛萇理

宇宙甄陶國風左氏傳齊賈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

李聃曰埏埴為器曰甄陶天下其在和王平

者亦甄陶其民也埏失然切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周易

行雨施品物流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七略曰

傳言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

有國當治之也夔鞠亦有治國之象左城而右平侯權

景福殿賦曰乃造彼鞠室講肄謂二六對陳殿翼相當

習武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

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李允鞠室銘曰圓鞠

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當卞蘭許昌宮賦曰

設御坐於鞠域觀奇材之曜暉脫承便蓋象戎兵



言相僻脫似承敵人之便以象戎兵習戰之術也七略  
曰蹋鞠兵勢也漢書音義曰擗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  
赤切察解言歸壁言諸政刑將以行令豈唯娛情言察之既解而  
各言歸斯實譬之政刑非為戲樂而已七略曰蹋鞠其  
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  
使得蹋鞠歸田娛情鎮以崇臺寔曰永始永始臺名倉廩所賦曰聊以娛情  
賦曰聊以娛情鎮以崇臺寔曰永始居也韋仲將景福  
殿賦曰時襄羊以劉覽步華輦於永始閣重闈猖狂是  
始知稼穡之艱難壯農夫之克敏  
侯莊子曰猖狂京庾之儲無物不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  
積穀也西京賦不虞之戒於是焉取言有不虞之戒取  
曰于何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京庾以給之周易  
戎器戒不虞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凌雲層盤名也為之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仲將  
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浚水決決毛詩曰王在靈沼清  
露灑灑淶淶水浩浩清露灑灑而羊切尚書曰浩浩滔天樹以

嘉木植以芳草西京賦曰嘉木樹庭芳草如積悠悠玄魚確確白鳥  
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之魚毛詩曰白鳥沈浮翱翔  
鳥翬翬毛萇曰翬翬肥澤也翬與確音義同  
樂我皇道言魚鳥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流言為虬龍  
灌注以成溝洫交橫而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爾雅曰  
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爾雅曰  
舟郭璞曰篁棲鷗鷺瀨戲鰕鮒音由服虔漢書注曰篁  
併兩船篁棲鷗鷺瀨戲鰕鮒  
二魚豐阜侔淮海富賑山字林曰侔齊等也馮衍爵銘  
名裕民且有富厚阜山曰富如江海孫卿子曰節用  
之積矣爾雅曰賑富豐叢集委積焉可殫籌鄭玄周禮  
委多曰積儀禮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讎春秋漢  
注曰籌筭也咸池主五穀宋均曰咸池取水灌注生物以為名也  
元命包曰其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為作恃五穀爾雅  
曰讎匹也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薛綜東  
視周切

文十一 三十二 京賦注



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韋仲將景福  
殿賦曰北看高昌邪睨建城碣揭同  
峇堯岑立崔嵬巒

居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又曰巒山墮飛閣干雲浮堦

乘虛西都賦曰脩塗飛閣西京賦曰遙目九野遠覽長

圖謂建城也淮南子曰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

地之圖野類眺三市孰有誰無謂高昌也韋仲將景福殿

隊之京市周禮曰大市曰仄而市朝市朝時為市夕

市夕時為市孟子曰古之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覩

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

之所歎毛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尚書無逸周公曰

曰我聞在昔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或五年或六年或四三

年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謂三市也感猶思也

子安而志危曰君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周易

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也尚書觀器器械之良窳以察俗化之

誠偽文子曰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鄭玄禮記曰器

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瞻

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

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

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是以省刑孔安國尚

也陂險也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盪樂而崇侈靡

省風觀器械也國語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

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子虛賦

曰奢言淫樂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

而顯侈靡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扶至切辛

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扶至切



壬癸甲為之名秩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房室齊均

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志術廣雅曰惟工匠之多端

固萬變之不窮楚辭曰亦多端而膠加又物無難而不

知乃與造化乎比隆列子曰穆王見偃師歎曰人之巧

注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

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五結切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

建國水地以縣置塾以縣賦其景為規識曰出之景與

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

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塾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

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賦之其景將以正四方

也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

別趣駢田脊附駢背別趣各有所施也縱橫踰延各有

駢田脊附羅列相著也

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墨子曰公輸般

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荒廢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

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

字伯說文曰斲竹句切

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

而飾之以碧丹也傳毅七激曰點以銀黃爍以琅玕謂

文以朱綠殫下或有駁字非也靈宮將何以乎侈旃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

靈宮將何以乎侈旃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

道成矩文子曰舉措廢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呂氏春

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時即順時立政也

時即順時立政也

時即順時立政也



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元亨已見上文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尚書曰允恭克讓又咎繇乃歌曰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自得王潤而金聲淮南子曰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說文曰泊無為也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歷列辟而論功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則知道也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賦曰披典籍以論功蓋罔及乎大漢莊子曰容成氏大庭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禪封氏若此時至治也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禪封書曰湮滅而不稱新序趙良謂商君曰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

鄭玄毛詩箋曰忒變也家語魯君曰微夫子寡人無由自悟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

路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周公昔戒謂康哉之歌也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史

漸不可長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事於外夷賈逵國語注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淮南子

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或遁於木或遁於水或遁於土或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者一足以

亂天下也說文曰遁遷也尚書曰禮煩即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國語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

母獻白蒼龍覲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魏志文紀曰陂魏略文紀曰神龜出於靈池東京賦曰醴泉涌於池

龜書界姒班固漢書贊曰漢使窮河源也醴泉涌於池



圃靈芝生於上園

魏志曰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

摠神靈之貺

祐集華夏之至歡

王逸楚辭注曰摠合也春秋元命包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曰受神人之

福祐爾雅曰貺賜也祐福也尚書曰華夏蠻貊

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

之足言

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

霸於君何如也

文選卷第十一



